

很快，2022年秋天就要到来。今年会不一样吗？会有野生的中华鲟来到葛洲坝下的产卵场繁衍后代吗？这些问题牵动着许多和鲟鱼相处多年的人类。

郑跃平的微信名叫“鲟寻鲟”。他向我解释，三个不同的鲟，代表着大鲟找小鲟，有一种传承的意味在其中。在采访中，他和他的老师危起伟都提到“责任”。他们当年进入这一行，要么出于兴趣，或只是将其看作一份工作。但随着时间流逝，所有的想法都最终化为一种责任。

小孩教大人

如今在全球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有14778种动物级别为极危、濒危和易危。其中，6009种物种生活在内陆淡水系统，占比超过四成。不只是长江流域，放眼全球，水生

水生物种保护相较于陆生动物更困难，这与其特性有关。**“水生物种不会叫，一直在水下，很多长得也不可爱。哪怕是白鲟这样在地球生存上亿年的有灵性的鱼，也不会和人类互动。”**

物种都是灭绝风险最高的群体之一。

在危起伟看来，水生物种保护相较于陆生动物更困难，这与其特性有关。“水生物种不会叫，一直在水下，很多长得也不可爱。哪怕是白鲟这样在地球生存上亿年的有灵性的鱼，也不会和人类互动。”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水生生物的濒危程度与关注度之间的巨大落差。

2022年6月，多家外媒曾报道过一位柬埔寨渔民捕获了有记录的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鱼——一条体长超过4米、重300公斤的黄貂鱼。在当时的新闻中，还有一位美国内华达大学的鱼类学家被报道，他就是近年来一直专注找寻和记录大型

淡水鱼的泽布·霍根。

危起伟告诉我，霍根在很多年前就到过长江所，他们有过关于白鲟的交流。“霍根主持的电视节目有点做秀的范儿，但他做得挺好，有时候需要这种秀。他的节目不是要解决某一个问题，而是把一个问题展现给公众，引起更多关注。”

不只是电视节目，危起伟认为水生物种保护是系统性工程，而政府、学界、媒体和公众，缺一不可。当然他也坦言，这需要一个过程。“白鲟灭绝后有很高的热度，上了几次热搜。这说明除了娱乐明星，水生物种同样可以嘛！至于如何把这种热度真正转化成实质性的保护，需要时间的积累，不会一下实现。上一代人看到鲟鱼，第一反应是它美不美味，哪里能吃到。现在经过科普，至少小孩子知道中华鲟不能吃，很宝贵，他会去教育大人。”

从整个地球的演化史来看，人类也必然要和自然和谐相处，因为人类所谓的漫长历史与自然相比并不算什么。

这让我想起约翰·麦克菲在《阿查拉法亚河》中的那段话：“在人与自然这场持久而缓慢的较量中，到底谁会成为最后的胜利者？没人知道。但看看圣海伦斯火山，听听人们对它发展形势的猜测。如果一定要我们作出抉择，我们会把赌注押给这条河。”



下图：2009年11月19日上午10时许，上海市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暨长江口区涉渔工程水生态修复活动在长江口举行。图为工作人员在崇明长江口放流中华鲟及鱼苗。